

2000年11月的一天,我的导师贾植芳先生和我一起去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作家和学者施蛰存先生,同行的还有郑晓芳老师。那次我带了一台当时还比较少见的索尼DV摄像机,留下了珍贵的影像。3年后施先生去世。

我们是上午去的。施蛰存先生住在上海愚园路1018号的一幢楼房。贾先生说,原来施先生家有三层,后来一楼客厅被征用做了邮局,再后来三座房子也被迫让出,“文革”中甚至连二楼也不让住了,一家人挤在亭子间。后来落实政策,把二楼的住房还给了他。

我们走进一间不大的屋子,这里是施先生的客厅、饭厅兼书房。这个屋子还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北山楼。上世纪40年代,施先生任教于厦门大学,校园在北山脚下。从此以后,他将自己的书斋一概命名为北山楼,沿用至逝世。

施蛰存先生时年95岁,面容清癯沉静,头发花白而茂盛。他靠窗坐在书桌后面,桌上摊着各种报纸杂志和书籍,还有一只巨大的玻璃茶缸。背后是一个简陋的旧书橱,整个房间也都堆满了书。靠门有一张小钢丝床。

贾先生大声向施先生打招呼,施先生说他刚刚吃过点心,等会儿看几份报纸。郑晓芳老师说施先生耳朵已经很难听见了,助听器又坏了。贾先生那年84岁了,听力也不好,从头到尾两位先生主要借助纸笔进行对话。贾先生说上次见面,他的太太任敏也在场,现在她得了脑血栓,来不了啦。施先生说,北京

对于观鸟人来说,墨脱是一处神奇之地。十月,从林芝经波密进墨脱,然后返回,短短一周多,随着海拔的变化,穿过秋、夏、冬,周边的生境也有各种变化,从高山草甸到热带雨林再到针叶林……有时一天里气温陡升,早上还是秋裤棉服,午饭时就得找地方卸

下保暖层。进入墨脱的第三天,我们在树王森林看了一个上午,又在雅鲁藏布江边看了高踞大桥钢缆的猛隼和在岸边巨石上蹦跳的紫啸鸫。喜欢流连水边的紫啸鸫在浙江也算是常见的鸟,以惊涛为背景,整只鸟的气质都显得不同。当晚在背崩乡一家餐馆吃饭。一行连司机共十六人,晚饭后照例坐两桌。上菜的节奏有些飘忽,最后来了鱼香肉丝和麻婆豆腐,这时我们已聊了一程吃了许多,不再有余力。本着“总要尝尝”的想法,将勺子伸向麻婆豆腐,刚入口,不由得惊呼“好吃”。

很久没吃过这么好的麻婆豆腐。豆腐的质地、汤汁的浓稠度、麻辣的配比,无一不恰到好处。小c说想起多年前第一次吃的陈麻婆总店,我想到的却是毫不相干的一家店。和朋友们在克罗地亚自驾旅行时,途中

停车进了牛排店,我们不想中午吃牛排,点了海鲜大餐,意外的是,水准远超此前在意大利的贵餐厅,面条是手工现做的,海鲜也毫不含糊,我们迅速扫光一份,又叫了一份。有时厨师的水平现在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地方,无论是克罗地亚那家餐馆还是背崩乡这家,都让人有种“好菜藏角落”的感慨。尽管吃饱了,为了麻婆豆腐,我又盛了米饭。墨脱的米饭是当地红米掺白米煮的,很香。

饭后有夜观的安排,车回到住处,各自取头灯和手电筒。墨脱格林村的住处是政府统一装修的,各家风格差不多,名

# “横拍竖拍!”

## ——记贾植芳先生与施蛰存先生的最后一次见面

严锋

南京(上世纪)三四十年的老朋友都没有了。贾先生说,没有了。他们提到了一些名字:柯灵、赵清阁、杜宣、程千帆、金克木、钱锺书……

施先生说,我到100岁也只有4年了,算好了。上海有个苏局仙,活了110岁。还有朱杞斋活了104岁。贾先生说,你身体看上去不错,精神很好。施先生回答,精神不行了,脑子还没糊涂。贾先生说,我们知识分子最要紧就是脑子不要糊涂。贾先生说起1983年他被一辆自行车撞了,他躺了几个

月后就能下地走路了。他身上问题太多,阎王爷也不要。施先生听了露出了会心的微笑。

有位老太太在一张小桌子后面喝粥,一声不响。她是施蛰存夫人陈慧华。我把摄像机对准了施师母,她马上连连摆手,还用手挡住脸。贾先生和我说,施师母是大家闺秀,年轻的时候非常好看,现在也爱惜自己的容颜,不要留下衰老的样子。1928年11月,施先生与她在松江结婚。冯雪峰、姚蓬子、丁玲、胡也频、沈从文、徐霞村、刘呐鸥、戴望舒等许多文艺界朋友又从上海来松江参加婚礼。施先生曾在文章里回忆当时正是松江名产四鳃鲈鱼上市的时候,他特地订了一个四鳃鲈鱼火锅。大家边吃边诵苏东坡《后赤壁赋》“巨口细鳞,状如松江之鲈”的名句,尽欢而散。

施先生是上海三十年代海派小

字干脆是“一号民宿”“二号民宿”的编号。从介绍看,民宿收入一部分给户主,还有些用于公共基金和村内分配。房间在二楼,门口的场院晒着带壳的红米。可惜我们早出晚归,没能和民宿主人有什么交流。往村后道路走,一路走走停停,关掉手电,周遭是久违的黑暗,适合看星星。正如很久没吃过那样好的麻婆豆腐,我也很久没看过清晰的银河。

同行的R带了红外夜视仪,带队的Z师说,让他玩“科技与狠活”,我们试试古法。一行人不觉间散成几堆,有的在拍虫,有的试图用手机拍出尽可能清晰的星空。我跟在Z师旁边,看他用手电慢慢扫过树林。褐林鸮在叫,空灵的叫声听起来很远又近。我问,在山上吗?Z师说,就在附近。话音刚落,手电光掠过一对灯泡般的亮点。褐林鸮迟疑片刻,越过我们的头顶,飞到马路另一侧的林中。猫头鹰的飞行无声又迅速,像夜晚的梦。Z师很快用手电筒锁定它的位置,我们站在原地,注视它朦胧的侧影。这一刻,头顶的星光,胃中的麻婆豆腐,不到十米远的褐林鸮,收束为单纯的感动:墨脱是个神奇的地方。

在我心目中,上海市文联一直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位置。文联是党和政府关心、关爱、关怀上海广大文艺工作者的践行者,而这些,都是通过具体的人和具体的工作来实施和传递的。文联又是文艺工作者交流的胜地,平时忙于演出或练功的文艺工作者们,通过文联和协会组织的各种丰富多彩的活动,实现了难得的艺术融合。

很多年前,我就在文联得到过袁雪芬老师的教诲。当时活动结束,袁老师在等车。我行走间忽然感觉自己的“马尾辫”被人扯住,前进不得。转身一看,原来是袁老师出的手。她轻轻梳拢我的长发,一边温和地道:“周良铁同志,我看你还是蛮好的,但不要学习那外面不三不四的人的样子。”我知道这是前辈对我的深情爱护,也把她的话记在了心上。

在文联参加活动,经常会碰到文艺界许多著名的艺术家,稍加用心,就会让自己从各方面学到许多东西。

说的代表人物,他的作品中有不少对男女感情细腻又新潮的描写,但施先生立身严谨,伉俪情深,与当时追求男女关系自由的一些文人作风迥异。鲁迅先生当年与施先生有过一场论争,说他是“满脸涂着雪花膏”的“洋场恶少”。此事源于上海《大晚报》邀请社会名流为青年推荐读物。时任《现代》杂志主编的施先生推荐了《庄子》和《文选》等古籍。这一下子引起了鲁迅先生的警觉,因为他一直认为青年的当务之急是向前走,而不是往回看。鲁迅先生尤其担心施先生这样的新时代青年退回到故纸堆中去,言辞不免有些猛烈。其实施先生推荐古书的初衷是希望青年从这些传统典籍中汲取文学养料,提升写作能力。其不同有别的视角,乃至有些许误解,这也是寻常事。这段公案不久就平息,双方都不再提及。鲁迅先生在《准风月谈》时,把施先生的答辩文章也附在后面,便于世人辨析。施先生在他主编的《现代》杂志上多次发表鲁迅先生的文章,其中最广为人知的一篇叫《为了忘却的纪念》。

贾先生这辈人受鲁迅先生影响很深,所以他一开始也对施先生不感冒。直到相识之后,才真正感受施先生的人品和才华,每次说起他都赞誉有加。贾先生生性豪爽刚烈,施先生则恬淡高冷,但两位先生在一起,哪怕交流不便,也能感觉他们的气场融洽,心意相通。

最后贾先生对施先生和施师母说:告辞了,保重啊。施先生和我们挥手作别。他还指指我,用上海话说了四个字:横拍竖拍。施先生说这话时的神情语气,长久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当寒风掠过小区的绿地,转瞬凝成一层薄霜,街巷里的梧桐树落尽了残叶,便知小雪时节已至。而屋内的烟火气,却正随着美食的香气愈发浓郁。

当天的一大早,厨房里妈妈早已忙活起来。瓦盆里码着刚从菜场挑回的青萝卜,她戴着老花镜,将萝卜切成均匀的细条,撒上粗盐反复揉搓,直到渗出透亮的汁水。“小雪腌菜,藏住一冬的鲜。”妈妈一边把挤干水分的萝卜条装进玻璃罐,一边念叨着老话。她会按比例加入白糖、生油和少许白醋,再放几片陈皮提香,最后压实封口,贴上写有日期的便签。玻璃罐里,青白色的萝卜条在调料中慢慢浸润,不出几日,就会蜕变成酸甜爽脆的腌菜,成为餐桌上最解腻的佐味。

当我如同平常一般到单位食堂用早餐,一款不起眼的圆饼吸引了

记得有一年,秋高气爽,文联举行了一场文艺界有关人员的大聚会。这样的活动往往需要艺术家表演一些小节目。于是,我就表演了莫派的一些小魔术,如《面包表》《隔杯下水》《手法变球》《飞桌》等。最后,我拿了一只空水罐,走到台下与观众互动。台下顿时热闹起来,大家高兴地起着哄要我过去,到他们近前去变魔术。

一派热闹之中,只有一处是安静独立、纹丝不动。我感觉到对方正无声地微笑着看我,一看——那不是著名影视演员前辈张瑞芳吗?张老师的笑容似乎在召唤着我,我也顾不得旁边其他人的挽留了,就越过人群直接到张老师那边,一把将大玻璃罐放在了她面前。大家一看是德高望重的张老师,也就慢慢回归平静,不再连喊带叫了,都定睛瞧我接下来怎么办。这时,我请瑞

2025年10月18日,杨振宁先生驾鹤西行,享年103岁。杨先生不仅是享誉世界的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更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这份人文素养源自良好的家学渊源。据说,在他读中学时,其父杨武之就曾聘请清华大学历史系高材生丁则良,为他系统讲授《孟子》,历时两年,由此奠定扎实的国学根基。后来他在西南联大虽主修物理,却得以亲炙朱自清、闻一多、罗常培、钱穆等老师的文史课程,汲取到一流的人文滋养。

和杨振宁同时代的科学家,很多都是文理兼修,能诗善文。我突然想到,杨振宁先生有没有写过旧体诗词?正巧,寒舍书房就有一本叶永烈编选的《科学家诗词选》,盈手可握的小册子,系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年出版,收录64位科学家的147首诗词。出版后好评如潮,又于1987年推出续集,收入63位科学家的207首诗词作品。这一翻查,发现还真有。在该书续集的第31页,有杨振宁创作的《空间与时间》诗云:“玲珑晶莹态万千,雪铸峻岭冰刻川;皓皓逼目无边际,深邃凝静亿万年。尘寰动荡二

百代,云水风雷变幻急;若问那山未来事,物竞天争存朝夕。”这是一首在格律上相对自由的古体诗。前四句和后四句各押不同的韵脚,而平仄上并未刻意追求平仄黏对的规则,用词更偏向自然抒发,体现出古体诗“以意为主,不斤斤于格律”的特点。诗前还有一段“作者原序”,兹照录如下:“1978年夏访问新中国,正值全国向四个现代化目标大步迈进。7月21日赴拉萨途中,飞越那木卓巴尔瓦山,山高7750余米,在西藏墨脱县境,雅鲁藏布江大转弯之焦点,高过欧非美澳各州之任何一山脉,奇景难忘,有感试作,用现代韵。”不难看出,时年56岁的杨振宁回到阔别已久的祖国,深为雄浑壮丽的大好河山而震撼,也为新中国的发展变化而欢欣鼓舞。从飞机上俯瞰冰山雪峰,想到“时间与空间”这一科学与人文共同

的母题,触景生情,有感而发,遂借诗抒怀。把白雪、峻岭、冰川、云水、风雷等自然意象,与尘寰动荡、物竞天存、争朝夕等人文意象交织融合,传递出对时空流转与人类生存的深层思考。

无巧不成书。就在杨振宁《空间与时间》这首诗的后面,还辑录李政道创作的一首联句:支枝返源,江水向东流;科学寻根,青年出南国。从编者的注释可知,这是李政道1980年访问广州暨南大学时的题词。虽只有短短18个字,对科学精神的推崇和对人才培养的殷殷期许之情溢于笔端。众所周知,杨振宁、李政道两人携手,1957年同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名扬四海,长国人志气。他们为祖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腾飞助力,一定心潮澎湃,感慨万千,即兴创作的古体诗和联句就是明证。这些诗词连同他们取得的物理学成就,以及他们的家国情怀,都是留给我们的珍贵财富。



冬日砂锅咕嘟 (插画) PP殿下

# 沪上小雪,塌饼暖香

王丽娜

同事的目光。“这是什么呀?看着像煎年糕又不像。”“表面焦焦的,里面是咸馅吗?”一连串疑问,让我想起初来上海时,办公室有位同事从家中带来的这道美食让大家品尝,这也是我第一次认识这道点心。现在,我端着餐盘加入刚才提问的同事餐桌,笑着解释:“这是塌饼。农家塌饼,与方言‘太平’谐音,寓意‘太太平安’。以前上海乡村里,小雪腌完咸菜就爱做这个,暖身又顶饱。小雪前吃最应景啦。”说着,我咬了一口,外皮酥脆微韧,内里的糯米皮裹着鲜香的咸菜肉末馅,熟悉的滋味在口中散开。同事们也夹了塌饼来尝,纷纷点头称赞:

“原来这么香!”食堂的阿姨在旁边笑着对我说:“本地人爱做塌饼,没想到你也认识。”是的,我爱吃塌饼,但我并非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不过从大学毕业到镇里工作,这里俨然已经是我的故乡。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早已融入我的日常。就像这咸菜塌饼,如今已然成了节气里最牵挂的暖意。

沪上的小雪没有北国的凛冽,同样有着藏在烟火里的温情。一罐腌菜,一块塌饼,不仅是季节的馈赠,更是上海人刻在骨子里的生活滋味,让每一个寒冷的冬日都充满了熨帖人心的暖。那些藏在食物里的地域记忆,都让我明白:家乡从不是固定的坐标,这些藏在烟火里的味道,不仅是季节的印记,更是家人的牵挂与生活的温情,让这个冬日变得格外绵长而温暖。

身成就奖,后来还于2012年出版了“海上谈艺录”丛书之《一壶魔术半世·周良铁》一书。

新世纪以来,我也多次参加文联或协会组织的活动,只要组织有召唤,我总是义不容辞地赶过来,不遗余力地投入其中。比如拍摄街头互动魔术、“小小艺评家”之魔术鉴赏课等等,为推广魔术艺术尽自己的一份心力。

我在市文联和协会接触到的多位工作人员,都把党和政府的意愿化为自己亲切的笑脸、干练的行动和贴心的关爱。不只是面对我这样,而是对所有广大的文艺工作者都这样。

愿我们衷心爱戴的文联:百尺竿头,更上层楼。

慢慢地,前辈引领着我,走进了这座神往的艺术殿堂。请看明日本栏。

# 墨脱夜观记

默音

# 十日谈

责编:刘芳